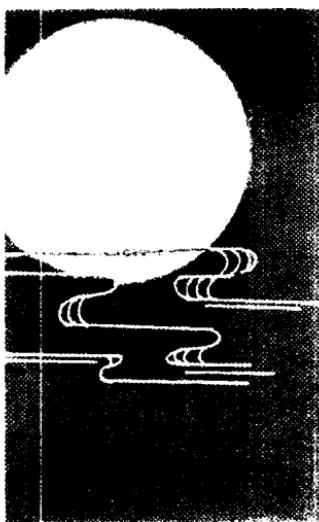




云散月圆

郭启农

I236.417/4



云 散 月 圆

郭 崧 农

注

云 敝 月 圆

郭 启 农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路七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 字数：108千字

1980年1月第1版 1980年3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
书号：10088·655 定价：0.40元

人 物

- 周英兰 二十四岁，农村青年。
周英邦 二十六岁，英兰的哥哥。
周大婶 六十余岁，英兰的母亲。
玉 梅 二十五岁，英邦的爱人。
田老二 六十余岁，英兰的舅舅。
赵振山 五十八岁，县委副书记。
赵大妈 五十余岁，赵振山的老伴。
赵永华 二十五岁，某工厂工人，赵振山的儿子，
 玉梅的表弟。
马登科 二十八岁，公社副主任，所谓反潮流英雄。
黑 管 所谓反潮流战士。

第一场 请 弟 归 来

〔一九七六年春末。〕

〔二幕前，周大婶上。〕

周大婶（唱“四平”）

春暖大地麦苗青，
柳条绿来桃花红，
我老婆无心观美景，
万千愁烦压心中。
儿子女儿性情犟，
你争他吵闹不成，
全不怕邻居笑丢人败兴，
气得我一阵一阵心口疼。

（“岗调”）

今早上为开会话又说崩，
两个人直吵得面赤耳红。
无奈我把他舅舅请，
让他到家管外甥。

（对幕内喊）老二，你倒走快些！

〔田老二傲慢地上。〕

田老二 呀呀！你就爱大惊小怪！

（唱“四平”）

一家屋里过光景，
勺子碰碗常事情，

小纠纷还来把我搬动，
看来你就太无能。

周大婶 (接唱)不是你姐太无能，
也不是小纠纷我来张风，
那两个闹起来都比铁硬，
没有一个省油的灯。

田老二 (接唱)都怨你管教不严太放纵，
做儿女老人言岂能不听，
你看我在家里谁都尊重，
叫哪个走西他不敢往东。

周大婶 (接唱)你象那高山上挂老钟，
十里方圆有名声，
谁家不和把你请，
再硬的疙瘩也解溶。

田老二 (接唱)家务事难得把理评，
谁对谁错秤难称，
照人五十对半开，
看他哪个敢不听。

周大婶 (接唱)知道你有大本领，
当家理事人称赞，
也怪我有些事闹不懂，
盼望你到家显神通。

田老二 (埋怨地)英邦过去是个好娃儿，怎么叫你惯的如今
不听话啦？

周大婶 唉！我也不知为啥。我想，他找了那么个好媳妇，
是你这当舅的功劳，他一定听你的话。

田老二 (满不在乎地)这还用问，走！

〔周大婶、^田老二下。〕

第二场 据 理 争 辩

〔前场当日。〕

〔周家屋里，临窗置有桌椅。两对青年恋人照片及茶具摆设桌上。〕

〔幕启：周英邦兴奋地上。〕

周英邦 (唱“连香”)

周英邦，笑满面，
电话给我把信传，
托人找工作已把事办，
不久就要去上班。

(朝屋内喊)玉梅！

〔玉梅应声上。〕

周英邦 (兴奋地)玉梅！看！机械厂的事说定啦，下一季度就上班。

玉 梅 (不解地)没有听说招工，你怎么就……

周英邦 马登科的父亲——马局长给办的事。

玉 梅 (不满地)你就光知道打搅个马登科。

周英邦 谁在外没有几个好朋友呢？何况马登科如今……

玉 梅 对啦！对啦！先别那么高兴，今早上为开会和兰兰吵闹，妈叫舅去啦！

周英邦 舅来了也好，让他评评理。(欲下)

玉 梅 你干啥去？
周英邦 (自得地)抓紧政治学习——看报！
玉 梅 包饺子我一个人忙不过来，你也不说帮个手。
周英邦 没功夫！(扬长而下)
玉 梅 (不满地)没功夫！没功夫！这些天来，不知啥鬼迷了心啦，不是往城里跑，就是钻在家里看报，这一个月才出了几天工！唉！
(唱“四平”)

英邦近来走邪路，
好像啥鬼把心勾，
不是在家来看报，
就是进城反潮流。
巷人替他眉头皱，
玉梅为他常添愁，
但愿舅能我家走，
劝外甥迷途快回头。(心烦地下)

[周英邦手拿报纸上。

周英邦 (唱“翡翠”)
取一张新报纸坐在椅上，
每日里读几篇习以为常，
运动中不看它要昏头转向，
(看报)咦！
(接唱)头版上又登载“梁效”文章。
(细阅)“……民主派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必然堕落为走资派”。啊呀！这报上说得好呀！
(接唱)它使我进一步明确方向，

反潮流要争做依靠力量。

(叹息地)唉!

(“反片”)

周英邦今日里暗自回想，
前几年搞造反干了一场，
到后来在城里进了工厂，
那工作到底是比农村强，
去年间搞整顿真没料想，
反歪风批派性我又回乡。

(“紧述”)

我只说这辈子再没希望，
今春来看形势又有反常。
反右倾反翻案口号响亮，
把去年搞整顿批判一场，
前几日进城去独自寻访，
朋友们都给我想法设方，
幸喜得马登科办事得当，
找工作他的父帮了大忙。
这一回我定要乘风而上，
并要对英兰妹耐心相帮。

〔周英兰、赵永华上。〕

周英邦 噢！永华！来，坐！你是……

周英兰 (紧接)早上批判会散后，赵书记就到队里劳动去啦，他在家里等不着，跑来看看。

周英邦 来了就好，我正想找你。

〔周英兰下。〕

- 赵永华 找我？
- 周英邦 是呀！你看看这张报，“梁效”的文章，特别是划红道的地方！
- 赵永华 这个我看过啦！
- 周英邦 看过啦就好，你觉得怎么样？
- 赵永华 看报上的口气，好象给老干部都定了性。
- 周英邦 是呀！所以说大势所趋，你应该好好做做你爹的工作，让他尽快转好弯子。
- 赵永华 转好弯子？往哪儿转？
- 周英邦 往正确路线上转。
- 赵永华 英邦哥，你说他现在错在哪里？
- 周英邦 就是今天大会上人家批判他那些问题。
- 赵永华 据我了解，今天的批判会并没有使你们满意。
- 〔周英兰拿背包上。〕
- 周英兰 (紧接)他们以为赵书记在我们大队蹲过点，今天借批判会好让群众揭发，结果大失所望。
- 周英邦 要知道群众要觉悟还得有个过程。
- 赵永华 我看群众觉悟很高，爱什么？憎什么？他们心里非常清楚。
- 周英邦 永华！你别总站在你父亲的立场上看问题！
- 赵永华 英邦哥，你以为是这样吗？难道“梁效”文章所指的走资派是我父亲一个人吗？现在受批判的老干部也仅是我父亲一个人吗？如果说我是站在我父亲的立场上看问题，那么，今天早上不少群众自动退出会场，这又作何解释？
- 周英邦 你这话说得好。正因为赵书记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他要能尽快转好弯子，就能轻装上阵。

赵永华 我父亲从来可是不干那违心的事。

周英邦 永华，我今天说的话是真正关心你父亲！

赵永华 英邦哥，他当前不需要你这样的关心，我倒应该提醒你……

周英邦 我不需要你上政治课，要知道这次运动不是一般的运动！

赵永华 对！它不是一般的运动，不过这运动要干什么，现在看得很清楚，忠心耿耿为革命的受到诬陷，坏人却跃武扬威，谁有威信打倒谁，打砸抢者却成了红人，广大老干部有话无处说，有苦无处诉……

周英邦 (制止)永华，你这是替走资派鸣冤叫屈！

赵永华 对！我就是要鸣，就是要叫，我已经叫到党中央了！

周英邦 嗨呀！你低声点！

周英兰 永华，别说啦！爹早上在地里没吃好，把这点吃的给他拿上。

(永华接背包。感激地下。

(周英兰返身取出鞋底纳了起来。

周英邦 兰兰，今后要注意，你俩虽然订了婚，可别受永华的影响。我们和走资派的矛盾决不是一般的矛盾。

周英兰 我不管啥矛盾，我该怎么还怎么。

周英邦 兰兰，不要拿感情代替了路线，运动么，正是考验青年人的时候，就象今天早上，你要真正能站在台上批判一次赵振山，那将在全县产生多大的影响！可你……

周英兰 哥，我就不爱听这些，你怎么总是……

周英邦 哥总是要关心你哩！兰兰！

（唱“太平”）

走路要走上坡路，
乘船要乘顺风船，
青年人运动中积极表现，
政治上进步不费难。

周英兰 （接唱）走路要走光明路，
乘船要乘前进船，
看风转舵我不愿，
定准方向勇往直前。

周英邦 （接唱）人随大流免风险，
羊随大群不挨鞭，
你思想不把弯子转，
我真替你把心担。

周英兰 （接唱）大流易把泥沙卷，
冲进大海沉没完，
认识各自有主见，
何劳你为我把心担。

周英邦 （唱“连香”）
你的道路太危险，
怪不得入不了共青团。

周英兰 （接唱）入团未准不埋怨，
多经考验我喜欢。

周英邦 （接唱）你思想固执不听劝，
不摔一跤心不甘。

周英兰 (接唱)是谁摔跤往后看，
结论未免太提前。

周英邦 (唱“大连香”)
不听劝，快走远，
你别站在我面前。

周英兰 (接唱)我的家里我随便，
谁也没有干涉权。

周英邦 (接唱)快去劳动搞生产，

周英兰 (接唱)怕干活你躲在城里边。

周英邦 (气急)你……你总是有理！你总是有理！我叫你做不成！

〔周英邦拿起英兰的花布提兜欲扔，英兰与他争夺。

田老二、周大婶上。

周英兰 (不服地)你欺侮人咋哩！你欺侮人咋哩！

周英邦 我就要……

田老二 (高声制止)干啥哩！

周大婶 (对田老二)你看看！你看看！你看这不管行吗？

田老二 (训斥地)大的不象大的，小的不象小的！嗯……

〔玉梅从屋内出，给田老二倒水。

玉 梅 舅，你刚来！

田老二 嗯！

玉 梅 我妗子和娃娃都好？

田老二 好着哩！谁家能象你这屋里，吵吵嚷嚷的，成何体统！

玉 梅 舅，你今天来了可要好好管管。

田老二 我不管可老远跑来干啥！

- 周大婶 玉梅，给你舅准备饭。
- 田老二 别麻烦，随便闹点家常饭就行。
- 〔玉梅下。〕
- 田老二 英邦，你俩个刚才吵的是为啥？
- 周英兰 舅！我哥嫌我不批走资派。
- 田老二 批走资派？谁是走资派？
- 周英邦 永华他爹赵振山！
- 田老二 （不明白）哎，前几年打倒的时候，说他是走资派，可去年才站起来，又当了副书记，可怎么又……？
- 周英邦 （紧接）这回又要打倒啦！
- 田老二 又要打倒啦！（不满地）这不是胡闹哩！人家当干部，可是戏台上唱武戏哩，打倒啦站起来，站起来又打倒。
- 周英邦 因为他拿生产压革命！
- 田老二 拿生产压革命？胡说！生产怎么能压了革命？你们不是常说，搞生产也是为革命吗？
- 周英邦 （厌烦地）他是搞唯生产力论！
- 田老二 （没听清）为生产不对？这更胡说！去年他在咱这儿蹲点，一下把生产抓上去了，谁不夸今年麦苗长得好！
- 周英邦 哼！硬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 周英兰 舅！你听见了吧？人家是要草不要苗，你那苗长得再好，可是资本主义的！
- 田老二 （不满地）他放屁！我不管你啥主义，我只知道粮食吃了肚子不饥。草要能顶饭，你给咱先吃一顿试试。
- 周英邦 舅，你安心在队里当你那保管，这些事你不懂得！

田老二 就你懂得！我就再不懂，还不知道人是吃粮还是吃草！？

周英邦 舅，我说的这都是报上说的！

田老二 （质问地）报上还说赵振山是走资派？

周英邦 报上说，象他们这些人都是！

田老二 啊！赵书记可是好书记，他工作扎实，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周英邦 舅，你没听说，还有勤勤恳恳的走资派哩！

田老二 哎呀！要是这我就不信！

周英邦 不信？不信你过一段就知道啦。

周英兰 舅，过一段说不定咱家就有人当官啦！

周英邦 你胡说啥？

周英兰 我就要说！我就要说！

田老二 （紧接）算啦算啦！我不管你过几段，也不管你当啥，我就不信跟着毛主席打天下的老干部可就都不好，都是走资派！啊，英邦！你也不想想，你让兰兰上大会批判赵书记，往后这公公媳妇还见面不？再说，赵书记咱又不是才认识，他搞合作化时就常到这里来。那时候他不光在舅家里住过，还抱着你在台下看过戏。你如今大啦，能行啦！……嗯！今后再不能因为这些事情和你妹妹争吵。

周大婶 （对英邦）听见了么？

田老二 （缓和地）兰兰，今后也少要脾气。亲兄亲妹嘛，当哥的对妹妹让着点，妹妹对哥敬着些，这不就好啦！你们从小爸就死啦，你妈好不容易把你们抚养大，你俩个老这样吵吵闹闹，外人笑话不说，没看

- 你妈心里难受么！人常说，这和为贵……
- 周英邦 (不满地)舅，你那都是孔老二思想！
- 田老二 (恼火地)啊！你说啥？(脱鞋欲打，被周大婶挡住)
- 周大婶 (指责地)看这娃，你舅嘛，怎么比成孔老二？
- 田老二 你看你工不工，商不商，整天在城里串来串去，不好好劳动，你倒算个啥东西？
- 周大婶 老二，你也别生气，让他好好想想。走，咱歇会。
〔田老二还想说啥，被周大婶推下，英兰随下。
〔玉梅上。
- 玉 梅 英邦，我看舅说得对。
- 周英邦 (鄙视地)对啥哩么？我看你们都是中了那个正在走的走资派的毒啦！
- 玉 梅 (耐心地)英邦，你一天在城里批哩斗哩，可别忘了我姨夫在咱村蹲点时对你的培养，何况赵家又是咱的亲戚……
- 周英邦 再别提这些！去年人家让我回来，我几次找他说情，他硬要按原则办事，看这还有个亲戚味么！
- 玉 梅 那是县委决定，让他光照顾你一个人行吗？英邦，这些日子来，有些事总想和你说说，可一直没机会，你知道吗？村里对你可有不少反映！
- 周英邦 啥反映？
- 玉 梅 英邦！
（唱“五更”）
- 你不在家里站，
村里起风言，
张大伯骂你是懒汉，

王二婶说你想当官。
文书把名点，
说你把路走弯，
若不回头要把错误犯，
邻居们也为你把心担。

周英邦 (接唱)我在城里有公干，
为跑工作忙不闲，
费尽周折托人把事办，
总算是达到目的心才安。

玉 梅 (接唱)我又把你怨，
忘了前两年，
想离农村送礼又设宴，
进了城为啥又回还？

(“岗调”)

我劝你再别邪路上转，
安心农村当社员。

[房内周大婶声：“玉梅，看一下火”。

[玉梅应声下。]

周英邦 这些女人家，只知道个老老实实劳动，对现如今社会上些事情一点也不懂得，比如象赵振山，那么大的干部，只顾埋头搞生产、抓粮食，结果呢，让人家批判他光拉车不看线，当了个走资派；再看看人家有些干部，掌了权，随风转，当真牌子要的圆，家里吃用不发愁，儿女安排不费难，能给亲朋把事办，名利两双全，人见了恭维把头点。我周英邦虽然不谋掌什么权，但只求能离开农村，当个工人就